

新报告：在改革幌子下继续强摘器官

【明慧网】2018年6月30日至7月5日，第27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在正式会议期间首日的7月2日上午，中共强摘器官研究中心（COHRC）发布了题为《中共在改革的幌子下持续强摘器官》的341页最新研究报告。

中国器官移植业的真实规模与发展趋势

新报告显示，尽管缺乏器官捐赠系统，中国在2000年后的几年之内，就崛起成长为世界上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实际最多的国家；2006年强摘器官曝光之后，其器官移植规模仍在持续增长；每年10,000~15,000例移植的官方数据是明显低估，仅几家移植医院就可以超过（政府批准的器官移植医院有169家，到2020年将增至300家）。

以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为例：其互联网备份资料显示，在2003年中心建立时有500张器官移植床位；自2006年中共强摘器官曝光以来，移植床位增到700张；2009年移植病床的利用率为90%，2013年进一步增至131%。以此计算，该中心每年至少施行6~8千例器官移植手术。

规模惊人的移植医院屡见不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朱继业在2013年表示：“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

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网站显示：“已有数万患者在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接受了肝肾移植。”

国际移植（中国）网路支援中心在其网站上公开宣称：“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



■最新报告的合作者在介绍中国器官移植与捐献系统的最新状况

“一夜之间”的向公民捐献器官转型

新报告还显示，2015年中共宣布已停止采割死囚犯器官（每年处决死囚约一万人），完全转向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然而最新证据显示，中国器官捐献系统只是一具空壳，而其移植规模继续扩张并远超捐赠器官数量，支撑庞大中国器官移植工业的大部分器官继续来自良心犯；海外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依旧兴旺，并且中国正向亚洲“一带一路”，以及其它地区扩张器官共享协议，欲将整个国际社会卷入其强摘器官罪恶。

2010年3月，中共开始公民捐献器官试点运行，三年后，在鲜有捐献的情况下宣布在全国全面铺开试点，公民捐献占器官来源的比例达到23%。到2014年8月增至80%，到2015年1月达100%。中共宣称在几年之内就走过了其它国家用数十年才建立的捐献系统的过程，从而“一夜之间”实现了中国器官来源的转型。

截至2017年底，中国器官捐献官网显示自愿捐赠器官登记人数达到373536人。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基于美国登记捐献与实际捐赠的比例，估算中国37万3千位器官捐赠登记人，仅可产生29位实际捐赠人。

“器官主要来自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也包括维族人、藏人和基督徒。”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在7月2日的COHRC新报告发布会上介绍其2016年调查报告结论时揭示。国际医学伦理权威、纽约大学医学院伦理系主任阿瑟·卡普兰教授在该报告的前言中写道：“正如这份杰出、全面、有理有据的报告所揭示，中国仍在继续侵犯人权并以超越道德底线的方式杀戮并攫取公民器官进行移植。”

西班牙多家国内及国际主流媒体对此主题进行了深度追踪报道。目前，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立法禁止民众赴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

中国总理访德 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

【明慧网】2018年7月9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到访德国，柏林部份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总理府前集会，呼吁各界关注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共同制止中共暴行。

德国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周蕾女士表示：“我们今天在这里表达的诉求，就是要求在中国有炼功自由、信仰自由。这些都是受宪法保护的。这个诉求19年来从没有改变过。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江泽民和他的利益集团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

法轮功学员田世臣生前是北京福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员工，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尼日利亚工作期间，他在中国城对朋友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被中共驻尼日利亚大使馆监视、



独生子田世臣离奇死亡，父母在总理府前抗议

调查。2011年年底，田世臣从海外回北京，从机场被劫持到所在公司谈话4小时后被胁迫辞职，16天后离奇死亡。火化后发现骨头

呈红色。家属怀疑是在公司的4小时中被投毒，去公司讨公道无果。

田世臣的父母2012年辗转来到德国后，坚持不懈地去中共大使馆抗议迫害。父亲田明军表示：“我们要求中国领导人将罪魁祸首江泽民绳之于法，还法轮功清白，还我们修炼环境。”

法轮功学员安静的炼功场面和其他抗议团体的喧哗形成鲜明对比。一对从杜塞尔多夫来旅游的夫妇在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国内被活摘器官时，女方不禁拭泪。她说，“这样的迫害还能以平和理性的方式抗议，真是了不起。”◇

村里出了名的“刀媳妇”变了

【明慧网】我出生在农村，自小就是个个性很强的人，家里人不管是谁惹着我，我就跳个没完，饭也不吃，能哭上好几个小时。父母对我又气又恨，抓起什么就用什么打我，可即使把我打得头破血流，我的脾气丝毫也没改变。有一次把我扔到菜窖里，吓唬我，那也没用，不达目的我决不罢休。

长大以后找了个对象。在婆家也是我说了算，特别跟我丈夫，更是大事小事都得我做主，哪怕花一分钱也得我同意才行。得理不饶人，谁要对我不好，我出不了这口气，就闹得死去活来的。亲戚、朋友、邻居都知道我厉害，是出了名的“刀媳妇”。

古语有句话：“气大伤

身”。我可真应了这句话，每生一回气，就要得点病，天长日久，身上积攒的都是病：什么神经官能症、肺病、心脏病、肝胆不好、有结石、妇女病、腰疼等等。各大城市的大医院都跑遍了，钱花了多少先不说，就吃药而言，都不知道该吃什么药，吃这个药影响那个病，吃那个药又对这个病有副作用，少吃一样都难受，可吃了照样难受。那时狐黄白柳都求过，什么都不管用。病是越来越重，最后把我折磨得无路可走。

人家盘算的是怎么过日子呀，养什么花呀，干这干那的，我就想：过了今天还不知明天啥样呢，哪有心思盘算那些，不定哪天就走了。

有一天，我领着二女儿去我姐姐的店里。姐姐看到我也很发愁，她跟我说：这里有办法轮功学习班的，你去参加吧。那时我可真是有病乱投医，只要能把我的病治好，干什么都行。就这样抱着祛病健身的想法，走进了法轮功的门。

炼法轮功后，我一身的病全好了。可我在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中看到，这个功法不是为人祛病健身的，是为了修炼，还得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个好人，在个人利益上不争不斗，在矛盾面前要忍让，遇事找自己不足，对别人要宽容，只有达到这样的标准才算是修炼人。书中还说，一下做不到，可以慢慢去做，但自己对自己要严格要

求等等。我想，我的个性那么强，脾气那么犟，要改可真是不容易，但是为了身体，不想再回到以前的状态，怎么难也得改。

逐渐地，我一点一滴地用“真善忍”衡量，慢慢地把自己的坏毛病改掉了不少。丈夫看到我的变化，松了一口气，他在家里终于能像个男人了，不再受媳妇的气了。他出去看到谁家庭不和，或者男人受气，他就说：

“快叫你媳妇炼法轮功吧，那可真能改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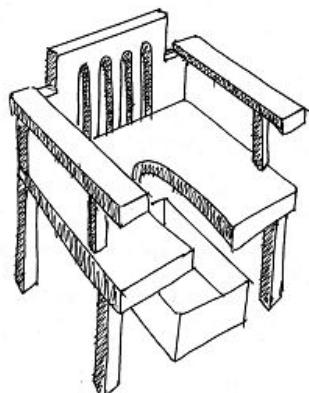
◇

法輪功學員在沈陽第一監獄遭受的迫害

【明慧網】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我被劫往沈陽第一監獄。入獄不到半個月，即被該監獄第十八監區犯人謝廣林、陳巨寬、陳金江尋衅毆打兩次。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一日晚和次日早，我被十八監區犯人陳巨寬、張金龍、林洪洲等先後兩次毆打，并被警察常紅、劉爽押送嚴管隊。在嚴管隊一日三餐喝苞米粥，連續喝了十四天。十八監區個別警察和犯人比較邪惡，法輪功學員黃剛、胡國舰、尉志義先後在此監區被迫害。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他們把我從十八監區轉往一監區二管區，原因是凌源法輪功學員侯彥雙剛剛死於這個管區，為了平衡各監區法輪功學員的人數，我被轉到這個有二百多犯人的地方。

二零一二年二月份起，沈陽第一監獄發起“在監獄內消滅法輪功”運動，由監獄長王斌、副監獄長劉世剛具體負責轉化法輪功學員。當時獄方提出，法輪功學員



■中共刑具示意图：老虎凳

只有兩條路，“要麼死，要麼轉化。”所用的手段主要是長期剝奪睡眠、限制飲食。當時我住在該監獄二號樓四樓，一監區一管區的郭春占長期在二樓的“警察談話室”被折磨。據後來有犯人稱，郭春占和李尚詩是沈陽第一監獄遭受折磨最嚴重的兩個人。（郭春占歷經九死一生，于二零一三年走出沈陽第一監獄，根據網上消息，因長期迫害造成臟器衰竭，死於出獄後的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李尚詩在獄中死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被押高戒備期間）

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

至二十一日，我被關押在監獄二號樓四樓的黑屋子里連續熬鷹十三日夜，五月二十二日檢查出胸膜炎、胸腔積液。

由於我給鐵嶺監獄寫信揭露和控告沈陽第一監獄對我的轉化迫害，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我被劫回沈陽第一監獄，當天即押往高戒備監區（第十九監區），铐老虎凳連續三天三夜。關押高戒備頭十五天，每日三餐全都是苞米粥。第十五天我因胸背疼痛到衛生所透視發現，出現胸膜炎、肺結核症狀。這次在高戒備下共關押兩個月。這六十天里，正是天熱的時候，沒洗過一次澡，沒洗過一次衣服，不允許洗臉、洗手、洗腳，上廁所不允許用手紙、只能用水沖，每天從早六點開始挺直腰板坐在大約五厘米寬的木板凳上，直至晚十點。夜間不允許如廁，經常有犯人憋不住尿在褲子上，晚上被褥鋪開，令人作嘔的尿臊味、臭腳味、汗味經宿不散。這次高戒備

折磨，監獄逼我再次“轉化”後，送我到衛生所住院。

李尚詩于二零一三年中秋節前離開醫院回到高戒備監區。臨走時他告訴醫生咳痰帶血，但還是被要求出院了。大約兩個月後的一天下午，李尚詩因大量吐血被高戒備監區送到衛生所，當晚出外診後離世。據他親口告訴我，高戒備監區和監獄教育處多次殘酷折磨他，數次使用熬鷹手段，最長的一次被連續熬鷹十七個日夜。

二零一四年底，在衛生所住院期間見到阜新法輪功學員高雨民，他從警時間長達二十九年。還做過國保警察，並于二零零二年亲手綁架過阜新當地的法輪功學員。因緣際會，最後竟然也走入法輪大法修煉。據網上消息，高雨民出獄時已被迫害成植物人狀態。

哈爾濱法輪功學員劉占海因絕食死於二零一四年底，據悉，他死時吐得身上都是血。（文 / 王永航）

◇

終於2017年末、2018年初在痛苦中悲慘死去。

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档案局副局长钟声遭恶报

桓仁縣檔案局副局長鐘聲，在提升副局長之前，對本單位法輪功學員進行監視和打小報告，做了很多惡者快的事，致使善良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判刑。提升副局長的他，從五樓跳下死亡，年僅四十几歲。

大连普兰店姜周遭报

姜周在大連市普蘭店任職長達六年。在這六年里，姜周緊跟江澤民、薄熙來積極迫害法輪功學員，直接造成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流離失所、非法勞教、被注射不明藥物、被綁架抄家等。姜周為人貪得無厭、心狠手辣、為了物质利益不擇手段，二零一七年他是因貪腐被立案審查，這實則是因其迫害佛法修煉者而遭了惡報。◇

善惡有報

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公安局副局长杨本玉遭报

【明慧網】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公安局副局长杨本玉，主管迫害法輪功學員，身體出現怪病，2017年末、2018年初死亡，時年五十幾歲。

楊本玉主管簽字非法對法輪功學員的關押、勞

教、判刑等，期間疑似得腦瘤等疾病，有好心學員善意告訴他不要干這個活，可是他不聽好言相勸，在身體不允許的情況下，仍然參與迫害法輪功，多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勞教、判刑等。後來，楊本玉身體出現怪病：人站着血壓就高，躺着血壓就低，坐着全身疼痛難耐，最



大唐玄奘亲历的神迹

我读了《大唐西域记》之后，觉的历史上真正的唐僧比小说中的唐僧更令人起敬！他完成了普通人完成不了的任务：穿越八百里的大沙漠，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越过千年不化的冰川，一路还有强盗和土匪的骚扰，及各种意想不到的伤害。这远远不止81难。

同时我还有很多不解疑团：他前后经过了110个国家，怎么懂这么多国家的语言？这19年中，生病了怎么办？一路上，特别在一些广袤的无人区，他是怎么解决食物问题的？怎么那么多人都崇拜他，包括土匪、强盗和他的对手，以及很多君主（高昌王、戒日王、鸠摩罗王、唐太宗、唐高宗等）。更不可思议的是书中记述了玄奘亲历的许多神迹，例如，他用丝绸裹着香泥在佛顶骨上取印，得到了菩提树图案；穿越八百里莫贺延碛沙漠时，他五天四夜滴水未沾，凭着念佛号走了出来；他在佛影窟虔诚膜

拜之后，释迦牟尼佛竟在岩壁上显现出来……这一切，对于信奉无神论的我冲击非常大。

2005年，因为肝癌晚期及多种疾病，医院没办法解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一切病症很快不翼而飞，还有很多神迹也在我身上显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写的一些神奇的事在我身上也体现了。我周围修炼法轮功的人也有许多神迹展现。我终于明白：神是真实存在的！玄奘没有骗我！

历史上真正的玄奘事迹也好，《西游记》小说也好，都是奠定神传文化，为今天的人类所参照。（文／周明理）◇

你知道吗？

-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

-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声明：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 汽油燃烧，火温可达500摄氏度以上，这样的高温中，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头发也没烧坏。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这不是演戏又是啥？◇



处长明真相得福报

【明慧网】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一天一个中年人也被关了进来，问他案由，他说自己名牌大学毕业，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在建设公司当到副总经理（正处级），这次因为行贿被抓。

他长吁短叹，说提升正处级时，各项业绩指标都够了，但上面主管的建委主任就是卡着不批，后来约他到饭店吃饭，直截了当地要钱，无奈给他四十万元。没想到，该主任最近因贪腐被捕把他也说了出来，在巡视组“回头看”时他被送进看守所。他叹说：这明明是索贿，以为最多给个警告处分就完了，没想到竟然要坐牢。

我问他是否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他说经常翻墙上网，很多事

情都知道，并说现在很多官员都是“两张皮”，表面上怎么与党保持一致，私下里都在了解真相，亲朋好友谈话时都在骂共产党、谈论法轮功真相。我又问他是否退党了，他说去美国时旅游景点的法轮功学员劝他退，他没退。

我告诉他，中共自建政以来，血雨腥风，运动不断，杀地主、杀资本家、杀中共自己队伍中还有良知的人、杀知识分子、杀学生，杀修炼人，而这些人都是民族的精英。杀人偿命，欠债要还，这是天理。共产党干的坏事有你的份，必须退出来，才能在“灭中共”时，保平安。他说：“退、退。”当天晚上传来好消息，处长很快被放了出去。◇